



姥姥的雨具

卓嘉怡

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，我和姥姥走在街上，看见许多漂亮的雨伞就好像丛林里盛开的花朵，又像山中美丽的蘑菇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黑的，五颜六色，争奇斗艳。几个可爱的小朋友穿着漂亮的雨靴，在积满雨水的小水洼里跳跃嬉戏，溅起晶莹的水花。看着这一幕，姥姥感慨地对我说：孙女啊，你们现在的日子真好啊！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过苦日子啦！

姥姥说，在她小的时候，生活非常困窘。每到下雨的时候，家里人都为出行发愁。那时候，一般人家都备有一把油纸伞。姥姥家有一把自制的油纸伞，家里谁出门都要用这把伞。姥姥说，用竹篾先做成一个雨伞骨架，再贴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反复刷几遍桐油，一把简易雨伞就这样做成了。油纸伞为我们的长辈们遮风挡雨，撑起一方小小的晴天。姥姥常把这把油光锃亮的雨伞打开，回忆那些过去的岁月。

回家的路上，积水把我的鞋子都给弄湿了。我问姥姥：在寒冷的冬天，没有雨鞋怎么办？姥姥说：解放前，你太姥姥、太爷爷太艰难了！冬天没有雨鞋，就把竹笋上的笋壳剥下来做成雨鞋，再上一层桐油，穿上就可以在泥地里行走、劳动了。你想想，笋壳叶是多么容易坏，可是有总比没有好吧？我突然又想起一个问题：劳作的时候没有雨衣怎么办？姥姥说：是啊，干农活的时候，没有雨衣就会被淋得透湿。我们就把棕榈上的棕榈叶摘下来做成蓑衣。姥姥的话让我想起了张志和的诗句：四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这首诗读着觉得浪漫，可是，农民穿着它劳作却一点也不浪漫，他们艰辛异常。农民避雨还有一种雨具叫斗笠，也是用竹篾和棕榈叶做成的。姥姥说的这些雨具如今大多已经排不上用场了，它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或者家里的某个角落。

现在，科技进步了，人民富裕了，人们不再用这些雨具了。大家伙儿各家各户都有好多把漂亮的雨伞，小朋友都有好看的雨靴，出门有自家的小车，大街小巷有方便的公交车，出租车召之即来，人们都不会再受淋雨之苦了。

我说：姥姥，您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困窘的生活了。姥姥笑呵呵地说：是呀是呀！现在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哦。看着奶奶脸上满足的笑容，我想，这幸福也是来之不易的呀。

（作者系慈利县金慈实验小学227班学生 指导老师：波波）

奶奶你可留点心吧

向雪

我有一位特别可爱的奶奶，她偶尔也会犯小糊涂。

奶奶上了年纪，随着时间地推移，不再是那个背一大捆柴还能走得很快的人了。时间毫不留情地在奶奶脸上刻下了痕迹。

因为奶奶劳动了大半辈子，所以在让她歇歇，不要她总是上山捆柴和下地种菜园。暑假期间，我和哥哥姐姐去父母打工的地方玩了一个多月，听妈妈说：等过几天发工资了就回家，奶奶在种菜园的时候摔倒了。我赶忙给奶奶打电话问她的情况。可二叔轻描淡写地说：只是手崴着了，只要多休息就会好的。

回家之后，我问奶奶：您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待着呢？她理直气壮：我在家坐不住，闲得慌呀。我又能说什么呢，只能说您年纪大注意点吧。

以前的奶奶很能干。可现在的奶奶，哎，一言难尽啊！又比如她的记性。

那次她来学校找我，需要大门的钥匙。我问她的钥匙在哪里，我以为她弄丢了。她说她出来接妹妹放学，记得钥匙放在衣服口袋里面的，可接到妹妹回家却找不到钥匙了，进不了大门。后来我把我的钥匙给她，她在家里沙发上找到钥匙了。

有句话说的好，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。经过了三次的忘带钥匙，我们给她弄根带子把钥匙挂在脖子上。从此奶奶就再没有忘掉钥匙了。

奶奶年纪越来越大，记忆力越来越不好。我一般跟她说事都会说三遍，让她能够记住。现在我们全家都只希望奶奶身体健康健康的，所以奶奶啊，你以后可留点心吧，不要做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了。

（作者系桑植县上洞街学校104班学生 指导老师：张英杰）

老水井

朱敏

老家的老屋，是我脑海里一直以高大而存在，它是我们族人居于高山之地唯一的归所。除了这几栋老房子，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呈现的还有一口老水井。

水是万物之本，孕育一切。老家的水井路程不远，从老屋门前下坡百余米，经过一段石阶路，再经过一段泥土路，最后经过一段平缓的岩砾路而达。

老水井是一股源于岩洞之水，祖上老人远迁于此，发现此处水源，便以此为中，选址歇脚扎根和繁衍后人。后来，祖上老人通过石灰泼水，从而考证它来自朱公脑大山背面悬崖峭壁上的燕子洞，经过地下岩层远途而来。

这是一股长流之水，冬暖夏凉，充沛地保障着族人们日常的洗漱和农田灌溉之用。老水井有内外两塘，内塘面积一个平方，深一米，三面岩壁

围拢，一面石灰浆砌，专门用来聚生活用水。外塘深一米有余，长三米有余，宽足两米，三方有土堤，堤上祖上老人栽有垂柳两棵，用来遮荫纳凉，外塘主要用来日常的洗漱和牲口的饮水之处。多余的水自然外流，顺着塘外沟壑往下流至一方良田和熟地，滋润稻谷和庄稼。

我的记忆里，老水井最热闹的时

段是夏天的上午，趁着日头不烈，妇女们纷至而来洗衣洗菜，男人们也选在这个时候来此挑水，见识各家婆娘们的优雅和泼辣。大半个上午，老水井都会掺杂各种谈笑声，责骂声，捶衣声，以及各种家里长家里短。这个时段的老水井，也是孩子们最爱凑热闹的地方。大人们在外塘的一头洗洗衣服，孩子们就在外塘的另一头脱得精光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时不时扎到了另外一头，屁股上还要背受大人

的棒槌而逃之夭夭。我从小如猴，自学成才成了爬树高手。老水井的两棵柳树，无论是雨后树干上的青苔湿滑，还是柳叶的背面住着洋辣子，我照爬不误。大人们在树下洗漱，任由我们自由发挥和戏耍，他们认为一棵树一塘水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娃子，构不成任何危险。如今想起来，认同于自己的孩子，我觉得我的父母和长辈们真是心比天大。

高山上的童年生活，没有挑过水的童年，不能称得上是艰苦的童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老水井也经历过几次大旱之年。大旱一般都在盛夏，数月未见雨滴，水井便见底，最后只剩一股细流溢出，聚于井底小坑。于是到了晚上举家出动，点燃松油枝条把照路，挑桶彻夜守水，守满一担便挑送回家，直至家里的水缸聚满。莽莽大山之上，微小的篝火如精灵

闪耀，格外生灵活现。白天大人们下地劳作，守水挑水便是分配给孩子们的严肃任务，我们肩挑水桶，手执瓷缸，晃荡至水井，一缸半缸地舀进水桶，至半担便送回家一趟。我们极力帮助家庭分担一份劳力，用我们柔嫩的肩膀和脚掌，在这块土地上日日成长，感知和认知生存和生活的哺育之道。

如今，站在面对自己孩子的立场上，我又带着一些惋惜、疑惑和心理矛盾。我的孩子在沿海城市出生，在沿海城市成长和生活，她至今茫然不识回老家高山的崎岖道路，无法体会一滴水的润物细无声和一瓢水对每个族人的重要性，也无法懂得一捧土壤和一片土地给予世子孙的莫大反哺和馈赠，更无法理解宗族血脉血浓于水在父亲心里的重要意义。或许，我们作为宗族传承的后人有不可推脱的



绿色上网从我做起

赵思锴

摇，一举将你奴隶！

好的，学习资料、科普解说；坏的，垃圾信息、诈骗网站。互联网也像一柄双刃剑，不是好与不好、利与不利，关键是你怎么使用它。就像吗啡，这种药物兼毒品，使用得当，止痛良方；使用不当，万恶之首。

当然，大家也千万别惧怕网络，它并非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只要懂得节制，加强自我防护意识，便什么也不会发生。如果我们完全不接触网络，反而会使自己与时代脱节，无法接受新事物。

个人认为，网络只是一种工具，关键是使用它的人，它没有什么令人迷惑的，也不需要特别的忌讳。让我们一齐呼吁：绿色上网，从我做起！

（作者系张家界市第一中学七年级1901班学生）



童诗四首

父亲的肩膀

范紫轩

当我还小的时候
坐在父亲的肩膀上
就像小鸟坐在天空的
翅膀上飞翔一样

圆月

黎佳芸

圆月好像一个可爱的娃娃
在草坪上和一棵大树捉迷藏
圆月还是一个爱臭美的小姑娘
总喜欢在小溪里害羞地照镜子

小树苗

胡洛豪

我家门前有很多小树苗
它们鼓励自己说，我要长大
后来，风吹过它，雨打过它
不管怎么样它们都在努力成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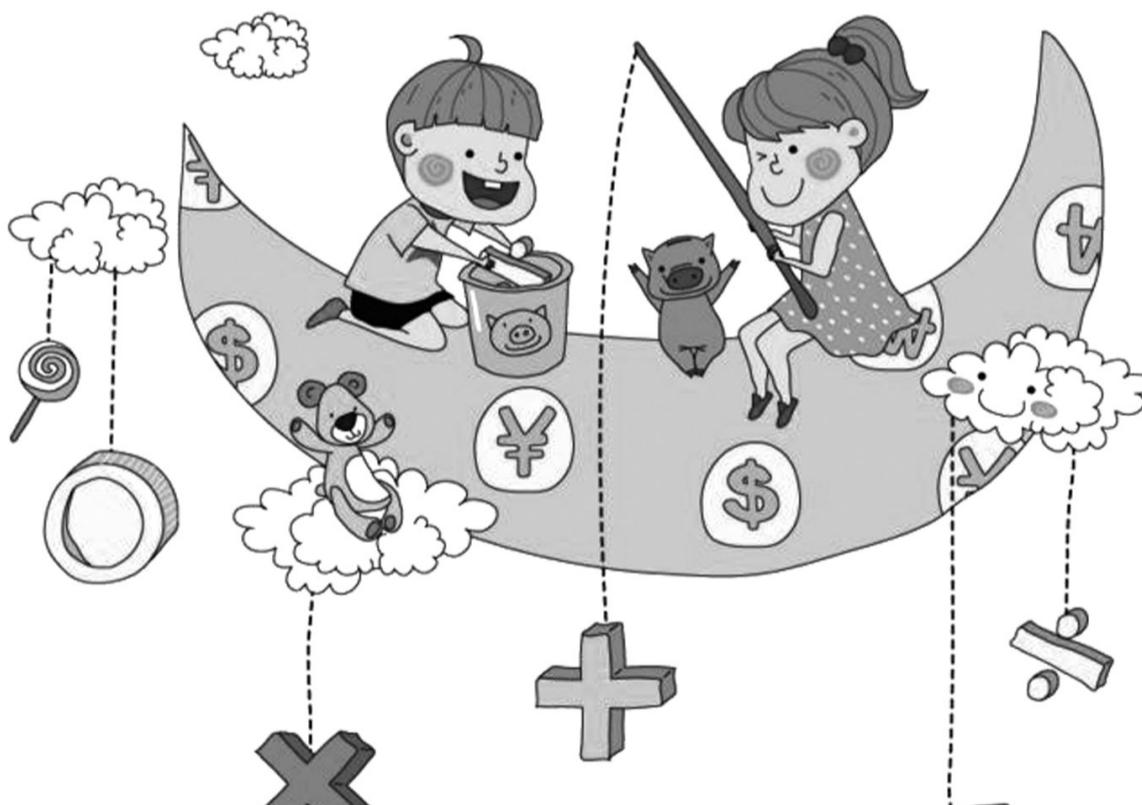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过去了
小树长成了茁壮的大树
也结了又香又甜的果实
我和小树苗一起长大
我也要长成它那结实的模样

草垛上的女孩

覃祺

我打开门跑到草坪上
那里有郁郁葱葱的大树
高高的山坡金黄的草垛
我躺在草地上看蓝蓝的天空
我就成了蓝天空上的一朵白云

（作者系武陵源区军地小学二年级学生）



班长的权力

宋事成

今天早上，送已读三年级的侄子杨杨上学，走到校门口他突然说肚子痛，蹲在地上起不来。以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在演戏，找个借口不想去上学，而且还演得很用心，表情、动作都挺到位。我想找到这背后的原因，所以并没有急于识破。

他在校门口蹲了近20分钟，我一直鼓励他，如果疼得轻一点的话就慢慢走，进了学校用卫生间也会很方便，但他死活不肯进学校，脸上各种痛苦，似乎肚子真的很痛。直到我说，那算了，既然肚子这么疼，就跟老师打电话说一声，我们回家吧。

回家的路上，杨杨心情明显就很好了，但仍不忘每走一段，还要按着肚子蹲一会儿。为了让我理解，甚至给痛疼分了等级，说最疼的时候是6级，在校门口的时候是5级，现在只有4级了。等到了家门口时，就只有2级了。

三年级，学业压力并不大，成绩也算优秀，在班上朋友也多，昨天的作业也都做完了，该签的字也都签

了。那是什么原因，让一个三年级的孩子，要专门费尽心思演一出戏来逃避上学呢？

到中午，边吃饭边聊天，才找到原因：因为今天有美术课，他怕被点名，每被点名三次之后会被罚抄语文字表。天！美术课，点名，罚抄语文，这之间到底是什么逻辑？这可有意思了，我也是认真听了好几遍才听明白：

经班主任授权，杨杨班上有一个规定，班长有权力监督上课没认真听讲的同学，并把他的名字记下来，当被点名三次以后，班主任语文老师就会罚这位同学抄生字表。

杨杨已经被点过几次名。第一次，美术课上，同桌给他讲笑话，他连头都没敢扭，对着桌子嘿咻笑了两声，被眼观八方的班长发现了，记名上课说话。第二次，科学课上，同桌借了他的尺子不还，他举手跟老师说，老师正忙着，没管这事，他就自己抢回来了，过程动作有些大，又被班长记名了。第三次，美术课

上，是最后一节课，快下课了，他歪头靠在椅子上，想看看挂在墙上的钟还有几分钟下课，又被班长记名了。

这就满三次了，被班主任罚抄了全部的课后生字表，说那天晚上手都要抄断了。

还有第四次，又是美术课上，旁边的同学把他的一大盒水彩笔碰倒，散落一地，他下位捡笔，再次被记。第五次，还是美术课，他说自己只是安静地画着画，过后有同学看到班长的记名本，告诉他又被记名了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今天又遇着美术课，而且刚好是满三次的节骨眼上，想尽办法逃避，也就能理解了。

也许班主任只是出于好心，就算美术课多次被记名了，也只是抄写生字表，还对学习有帮助。但这种看班长心情的权力，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，大到多么可怕啊，连学都不敢上了！我想，在他们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还有多少这样的权力笼罩在孩子们的身边？这种权力随着孩子们

的成长，又会慢慢演变成什么？

这样的现象，难道不能让我们多一些思考么？

然后

孩子是一座城市的明天，孩子的身心健康关乎教育的未来。对比近几年一些地方存在校园欺凌的现象，本文所反映的也许只是个别现象，其影响和伤害的程度因为年龄小而处于萌芽状态而已，却不容忽视。近几年频发的校园欺凌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，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，杜绝校园欺凌已势在必行。上医治未病，防患于未然。希望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做到未雨绸缪，在平时的教学管理中注意可能存在的校园欺凌的苗头或隐患，加强引导，及时整改，维护校园一片纯净。这既是教育的需要，更是一种责任。



老家的老屋，是我脑海里一直以高大而存在，它是我们族人居于高山之地唯一的归所。除了这几栋老房子，在我的脑海里时常呈现的还有一口老水井。

水是万物之本，孕育一切。老家的水井路程不远，从老屋门前下坡百余米，经过一段石阶路，再经过一段泥土路，最后经过一段平缓的岩砾路而达。

老水井是一股源于岩洞之水，祖上老人远迁于此，发现此处水源，便以此为中，选址歇脚扎根和繁衍后人。后来，祖上老人通过石灰泼水，从而考证它来自朱公脑大山背面悬崖峭壁上的燕子洞，经过地下岩层远途而来。

这是一股长流之水，冬暖夏凉，充沛地保障着族人们日常的洗漱和农田灌溉之用。老水井有内外两塘，内塘面积一个平方，深一米，三面岩壁

围拢，一面石灰浆砌，专门用来聚生活用水。外塘深一米有余，长三米有余，宽足两米，三方有土堤，堤上祖上老人栽有垂柳两棵，用来遮荫纳凉，外塘主要用来日常的洗漱和牲口的饮水之处。多余的水自然外流，顺着塘外沟壑往下流至一方良田和熟地，滋润稻谷和庄稼。

我的记忆里，老水井最热闹的时

段是夏天的上午，趁着日头不烈，妇女们纷至而来洗衣洗菜，男人们也选在这个时候来此挑水，见识各家婆娘们的优雅和泼辣。大半个上午，老水井都会掺杂各种谈笑声，责骂声，捶衣声，以及各种家里长家里短。这个时段的老水井，也是孩子们最爱凑热闹的地方。大人们在外塘的一头洗洗衣服，孩子们就在外塘的另一头脱得精光，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时不时扎到了另外一头，屁股上还要背受大人

的棒槌而逃之夭夭。我从小如猴，自学成才成了爬树高手。老水井的两棵柳树，无论是雨后树干上的青苔湿滑，还是柳叶的背面住着洋辣子，我照爬不误。大人们在树下洗漱，任由我们自由发挥和戏耍，他们认为一棵树一塘水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娃子，构不成任何危险。如今想起来，认同于自己的孩子，我觉得我的父母和长辈们真是心比天大。

高山上的童年生活，没有挑过水的童年，不能称得上是艰苦的童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老水井也经历过几次大旱之年。大旱一般都在盛夏，数月未见雨滴，水井便见底，最后只剩一股细流溢出，聚于井底小坑。

于是到了晚上举家出动，点燃松油枝条把照路，挑桶彻夜守水，守满一担便挑送回家，直至家里的水缸聚满。莽莽大山之上，微小的篝火如精灵

闪耀，格外生灵活现。白天大人们下地劳作，守水挑水便是分配给孩子们的严肃任务，我们肩挑水桶，手执瓷缸，晃荡至水井，一缸半缸地舀进水桶，至半担便送回家一趟。我们极力帮助家庭分担一份劳力，用我们柔嫩的肩膀和脚掌，在这块土地上日日成长，感知和认知生存和生活的哺育之道。

如今，站在面对自己孩子的立场上，我又带着一些惋惜、疑惑和心理矛盾。

我的孩子在沿海城市出生，在沿海城市成长和生活，她至今茫然不识回老家高山的崎岖道路，无法体会一滴水的润物细无声和一瓢水对每个族人的重要性，也无法懂得一捧土壤和一片土地给予世子孙的莫大反哺和馈赠，更无法理解宗族血脉血浓于水在父亲心里的重要意义。或许，我们作为宗族传承的后人有不可推脱的

责任。我们拘谨于现代高品质生活的细节和要求，从而让她这一代后生之辈体验不到在自己的童年时期，在先祖世代生息劳作的这块土地，在远离车流霓虹的老家高山，我们曾经经历的那种简单、粗放、随意和快乐的童年。

所以，在这一代后生辈慢慢成长

的过程中，我担心还有更多的遗忘和错失，我更加渴望更多地带着他们走回老家的高山。我时不时不由自主地去怀旧，怀念那段悄无声息又在内心深处深深扎了根的回忆，寻回那些物、那些事、那些人和那段弥足珍贵的旧时光。

所以，在这一代后生辈慢慢成长